開放文學 -- 神鬼仙俠 -- 繡雲閣
第七十八回 顯佛法貪狼俯首　歸舊洞諸道重圓

且看大士化為樵子，手執小斧，與當方所化，直向深壑緩緩而來。行了數程，未見蹤跡，乃問當方曰：「貪狼巢窟，歷此多途？」當方曰：「前面黑霧迷離，即是其地。」大士曰：「如此，爾為前導，吾隨後行。」當方聆言，疾趨而進。片刻之際，稟告大士曰：「到貪狼穴矣。」大士曰：「吾將野樹化為一犢，爾乘而牧之。吾在穴前，執斧采薪，以引彼出。」當方果乘化犢，在穴左右，不住往來，大士斧韻丁丁，達於山外。貪狼在洞，聞得伐木之聲與歌唱之聲，遂命小妖曰：「誰在外面？爾出視之！」小妖出視，見一牧子乘犢而歌，見一樵人持斧而伐，駭然曰：「爾等好不知事！怎敢在貪將軍穴外采薪牧犢耶？快快遠逃，否則性命莫保！」大士執斧從容言曰：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凡為王者所轄，為之民者，皆可以牧，可以樵。吾只知有地可樵，有地可牧而已，不知有甚貪將軍焉。」小妖曰：「吾之告爾者，原屬好心。爾不信焉，那時死於將軍手中，休怪吾不爾救！」大士曰：「小哥仁慈，實不敢忘。但吾二人來茲匪易，祈爾歸告將軍，毋得持彼強梁，輒相阻滯。」小妖聞說，轉身入洞，細稟貪狼。

貪狼曰：「前者吾不忍加害與彼，命爾出視。既告以迴避，反將言語觸吾，吾豈畏此樵牧乎？速傳四妖，吾有所命！」小妖出，傳鹿妖、猿妖、虎妖、熊妖陸續入洞，拜見貪狼畢，侍立於側，同聲稟曰：「將軍傳呼小妖，有何指使？」貪狼曰：「吾抱一片仁慈，山後山前，有樵牧誤入者，不忍傷其性命，故命小妖常常尋查，凡遇樵牧入山，告以利害。數百餘載，無有入乎其中。茲將尋查怠而未舉，樵子牧豎又誤入焉。小妖告之遠行，彼反以不入耳之言，來相贈答。吾心甚怒，特傳爾等出得洞外，將此樵牧與吾噬之！」

四妖擦掌摩拳，欣喜出望，果見樵者持斧砍伐，牧者乘犢謳歌。四妖暗地商曰：「先吞樵乎，先吞牧乎？」狼妖曰：「樵者老矣，先將牧子吞之。」熊妖曰：「吾見樵者身軀雄偉，卻分為四，可充吾等之腹。牧子細而且弱，食之難足其量。不若先吞樵者為有益焉。」鹿妖曰：「如是，則先吞樵人，後食牧子。」商議停妥，一擁上前，大聲吼曰：「採樵不告主人，烏得妄為砍伐？」大士不瞅不睬，砍伐仍然。四妖亦不復言，化出原形，直撲大士。大士以手一指，四妖回頭便走。走入洞內，圍著貪狼。貪狼曰：「吾命爾等往吞樵牧，如何歸洞戲侮乎吾？」四妖反曰：「吾奉貪將軍命，特來噬爾樵子並及牧童！」言已，向貪狼亂撲。貪狼攔之以手，左閃右避，幾不自恃。思欲以鏟斃之，又念四妖為得力之卒；欲不誅彼，又被張牙舞爪，戲侮不堪。久之，無計可施，力將四妖排入後洞，以石塞之，始得安然。

暫息片刻，耳聞斧聲漸逼洞口，持鏟趨出，正見樵子已伐木洞前矣。貪狼吼聲大震，曰：「何地樵人，膽敢伐吾洞府之木？」大士如未聞也，只向牧童言曰：「這個石穴倒也光華。吾將穴外樹木概行砍卻，俾爾倦後，入而臥之。」牧童笑曰：「如是甚好。」貪狼曰：「爾不畏死乎？」舉起鐵鏟，向大士頭上打來。大士以手指之，鏟折兩段。貪狼駭甚，暗思：「吾鏟所傷妖部，難以枚舉，胡為彼手一指而即折耶？此非樵者，必是道士復仇於吾！」急將葫蘆攜出洞來，拋入空際。只見遍體生火，旋轉不停。俄而倒豎半天，吐畢雲霞，張口而吸。大士思曰：「翠華諸人吸入葫蘆，今已六日。如不急救，十日必化其屍矣。吾且乘吸入內，先救三緘門徒，然後收此貪狼，亦未為晚。」計定，遂乘葫蘆之吸，竟入其中。貪狼大喜於心，復將葫蘆向牧童指去，均已吸入。貪狼於是回至洞所，放出四妖。

四妖如夢初醒，不知去食樵牧，如何反入後洞。請之貪狼，貪狼道厥由來。四妖忿恨不已，欲出吞噬。貪狼告以為葫蘆所吸，四妖欣喜，自不必言。

大士入得葫蘆，見翠華四人以袖蒙頭，似死非死，遂於其內大放佛光。響亮一聲，四人驚起，望見前面光明照耀。隨光而走，約行數十里，橫隔一海，寬廣異常。海岸之間，蓮花座上，大士合掌低眉趺坐。翠華等喜出望外，趨至座下，跪求大士釋解此匾。大士曰：「爾輩為誰，均被貪狼所收？」四人齊聲曰：「吾等皆三緘仙官弟子，自師徒失散，零落無歸，才尋杏子峰頭，約集修真，兼訪師尊行止。山有野牛為厲，道兄道弟一戰敗之。不知野牛搬及何妖，將吾姊妹四人收入此室。望大士仁慈，拯吾姊妹於水火之中。如獲生還，恩銘肺腑！」大士曰：「爾師徒會合，自有其時。時未至焉，不可相強。吾今釋爾出此火坑，仍到碧玉山同心煉道可也。」四人聞言，叩首拜謝。大士即命當方化為童兒，將翠華四人導出葫蘆，竟向碧玉山而去。

四人已去，大士化道金光而出，仍執樵斧，伐木於貪狼穴前。貪狼聞聲出視，見是前日樵子，暗暗驚曰：「是樵子也，已為葫蘆所吸矣，何復在此采薪乎？」思猶未已，又見前日牧童驅犢而來，曰：「貪狼貪狼，霸踞一方；長為妖屬，亦甚不良！急宜猛省，換爾毒腸；修爾大道，脫爾皮囊。如依此語，成道有方；不信是說，終必滅亡！」貪狼聞之，心甚不服，逞步而至，以擒牧童。大士見貪狼良言弗聽，反肆其虐，遂持樵斧，劈面砍來。貪狼吐出雲霞，天紅半面。大士毫光展放，雲霞掩去無存。貪狼吼聲如雷，來戰大士。大士將斧拋在空中化為金龍，妖嬌莫測。貪狼亦以葫蘆拋去，遍身火溢，與金龍鬥於雲端。鬥未片時，金龍已為葫蘆卷下。貪狼大喜曰：「爾寶安敵吾寶！」言甫出口，金龍倏然躍起，直墜貪狼頭上。貪狼躲閃不及，為爪抓著，弗能脫身。善財真人當將貪狼押回南海，以俟發落。大士升座，善財帶至座前，貪狼俯首皈依，不敢擅動。大士曰：「吾發慈輩之心，不忍爾修道千年，不克成道也。如今爾尚有緣，爾可知否？」貪狼曰：「弟子愚昧，實不知之。」大士曰：「遭阻悲道不明，命虛無子臨凡闡道，脫化三緘。杏子山男女道士，乃三緘弟子。爾阻之，是阻道也。吾今告爾，仍回洞中，訪得三緘為師，同闡大道。道闡明日，爾功可成。他如野牛，爾歸告誡，切毋復行作厲，以害三緘弟子，自取殺身之災！」貪狼曰：「菩薩囑咐，弟子謹記無忘！」大士曰：「時休錯過，過此已為舟焉。善財，可將貪狼釋之！」貪狼得釋，歡欣拜舞，仍向伏龍山去。大士當命龍女回覆佛旨不提。

翠華四人得大士指點，同歸碧玉，見得是山草木猶然，洞府如昨，不覺感動師徒離別之情，個個含悲，垂淚不止。至於三服，自金光道姑去而不返，一人在洞，難以住紮，遂逃至秀芝山，得一古剎危樓，棲身煉道。他日，不堪悶倦、暗出剎外，繞山遊行。思及師尊連年不遇，又為貪狼一陣，道兄妹等備散一方，不知存亡，懷抱憂愁。傍召麗臥。恰遇樂道、棄海遠避貪狼之慮，風車並駕，意欲各回舊所，以訪道妹道兄，路由秀芝，見得是山秀麗，兼之時逢春季，野花含笑，香氣逼人。樂道曰：「是山弗讓杏子峰頭，不如按下風車，玩賞一會。」棄海曰：「可。」即將風車按下，四面閒遊。游至後山，遙見松下一人，枕石酣眠，近前視之，三服也。二人假作貪狼聲以駭之曰：「吾謂道士等奔逃不見，誰知尚在此間！小妖，與吾快快拿下！」三服夢中驚覺，起而諦視，樂道、棄海也。於是道首相談，幸未落貪狼之手。風車同上，竟投杏子山。

無何，風聲呼呼，又見當頭霧迷煙鎖。三人趕上前去，霧影內似有數人，亦乘風車而來。三服曰：「未必吾等又遇妖乎？」棄海曰：「三人同行，妖亦何畏！」及風車相近，乃金光道姑與狐惑、西山道人和，椒、蜻二子耳。三服曰：「金光道妹，為何去而不返耶？」金光以貪狼追逐，如何遇及狐惑等約略言之。數人相見半空，不勝歡喜。風車催動，同墜於杏子山嶺。

洞府依然，獨不相見翠華四人，感傷靡盡。又且說翠華等自得大士解釋，仍歸碧玉，煉道修真。他日，鳳春謂二翠曰：「吾姊妹得大士解釋歸來，未曾與一道兄相遇，音信一渺。豈盡為貪狼老怪鐵鏟所傷乎？吾欲與紫花妹妹同至杏子山一望，如有一二在此山中，呼來碧玉，聚而煉道，以待吾師。爾以為何若？」二翠曰：「如此甚好。鳳春姊姊與紫花妹妹去走一遭，但須速去速歸，不可稍遲，恐於其間又生他變。」二女諾，乘風竟去。風車剛墜，適值樂道見而呼曰：「爾鳳春、紫花娘乎？」二人答曰：「然。」樂道喜極，忙邀入洞，與眾道兄相見。三服曰：「道妹等與貪狼戰敗時，逃於何地？」鳳春曰：「吾姊妹均被貪狼葫蘆所吸，幾與道兄輩不能再晤焉！」三服曰：「既然如是，又何得以生還？」

鳳春曰：「吾等吸入葫蘆，身如火熱，難以居止，各牽裙帶，緩向北行。恰好北面生涼，不受熱惱。然其內或時光有一線，或

時黑如墨漆，變幻靡定。吾等得此生涼之地，蒙頭蓋面，相依而臥。臥了數日，欲出無由，彼此心中以為必死於是矣。不意一日倏放光明，向光而逃，四面如鐵壁銅牆，無法得出。事正難處，偶遇雙鬟童兒，導出牢籠。見一大海，汪洋浩瀚，岸上大士現身，言曰：『爾等誤為貪狼葫蘆所吸，吾不救爾，過了十日，必化血水而亡。今發慈悲，導爾出路。爾師三緘所教，各宜體貼，不可違背。俟道成日，自有脫骨換胎之法。然爾等歸去，不必強居杏子，仍在碧玉煉修大道，以候爾師焉。』言畢，命善財真人導出海島，同棲碧玉。茲因道兄輩音信不聞，特與紫花娘來山一望，幸而無有損傷。何弗同到碧玉安住，以此散者，復以此聚乎？」

三服等聆言大喜，風車各駕，頃到碧玉。翠華、翠蓋見道兄道妹一無所失，喜從天降。遂命守洞小妖治酒設筵，以慶團圓之樂。